

小小说

# 善良的官爷

彭新平

官爷小时候的头要比一般小孩大,邻居都说他长着一副官相,于是,他爹就为其取小名官爷。成年后,官爷高一米七有余,人高马大。搞集体那年代这样的胚子往哪一站都是一个干部模样。只可惜他脑袋大却不灵泛,按照村人的话说,他生就一副当官的皮囊,脑子却空空荡荡。

官爷没了。忽获此讯,我有些愕然。官爷虽岁届古稀,但他一生几乎没得病,与医院无缘。说走就走了,让人不敢相信。后得知是死于意外。

村里人都认为,官爷的身体好一是因为他是独子,父母疼爱有加,小时候吃得饱;二来是他头脑简单,或者说叫傻,根本不懂世人的喜怒哀乐,真的是不识人间烟火,是村里人“蠢人”的代名词。

听长辈说,官爷头脑不灵泛,是因为上天把一家人的聪明都给了他爹。他爹在我们村可是出了名的屁股头带个算盘走的人。比如吧,你去他家借米,他把量筒里的米用手指指向下面刮过。你去还米时,他则把指头弓向上面刮过。再比如,在村里办食堂吃大锅饭年代,他装饭第一碗装平碗,快点吃,吃完第二碗时,就用点动把碗里的饭压紧再拱起,这样就能吃的比别人更多更饱。如果第一碗装的太多,等你吃完再去装第二次时,饭碗里准没饭了。

还有个说法,是被他爹打傻的。官爷的爹不仅聪明还死要面子,据说困难时期,他饭后长长的胡须总会油光发亮,左邻右舍见了便问:“二爹又吃了什么好菜呀?”二爹用手把胡须捋一捋说:“嗯,那倒是,餐餐少不了个把好菜。”

“爹你那块涂胡子的肉被猫叼走了,

爹你那块涂胡子的肉被猫叼走了……”还小的官爷见爹涂胡子的肉被猫叼走了,着急,便在大门口使劲地喊。爹听见了,觉得儿子这一嗓子给他的面子丢大了,大骂儿子蠢得死,还伸手就是一巴掌。打得官爷两眼直冒金花,大脑嗡嗡响了半天。从此,官爷就木头木脑。不知是吓蠢了,还是打傻了。

搞集体时,傻傻的官爷只会割牛草,每天两担。草是过秤记工分的,你说他蠢吧,他也不知道把草先挑至小河里浸足水再去过秤。过秤的人也不会说穿他弄虚作假,本来队里就要照顾他,再说浸过水的草牛更喜欢吃。

后来,官爷爹娘相继去世。他自然就成了五保户。虽然是五保户,但他本分,喜欢帮人。比如谁家做个红白喜事,他会不请自来。总是一担一担的把水缸挑得满满的。再后来,有自来水了,他则把人家屋里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如果是白喜事,他还会帮人家守夜。

早二十年,镇里办起了敬老院,村里就把官爷送到了敬老院。但他似乎有灵异功能,村里离

镇里不算远也有二十来里。只要村里谁家做红白喜事,他准会一大早就来到主家,从未落下过一天。他不会看事做事,就忙搬柴和扫地这些简单活。村人都知道,其实他来帮忙的目的很单纯,只是想大鱼大肉饱吃一顿。有时,主家不用他帮忙,事情都承包了,他就站在不碍事的一旁等饭吃。这时,有的年轻人把他当做宝来要,说,官爷你下来指导工作,不能光站着不动呀,要到处指点指点呀。他听了也总是一脸笑容,好像生下来就不会生气,大智若愚一般。当好心人煮一大碗鱼肉饭给他吃时,官爷接过碗,也总会说“多——谢——你哈”,鼻音很重。吃过饭,或早或晚,一人慢慢悠悠地回敬老院去了。

官爷有个住县城郊区的亲姐姐,待他一直很好,常言道“长哥当父,长姐如母”。特别是一个过日子以后,姐姐总会时不时来到他家收拾收拾家里。每次来还带点好菜,给他改善一下伙食。若有时不见姐姐来了,官爷就会走50多里路去姐姐家看看,住上几天。

几十年来,无论别人怎么说官爷蠢和脏,做

姐姐的从来没有嫌弃过他。姐姐对他的恩,他心里忘不了,只是不会说。

官爷是死于车祸,有人说,官爷看见货车倒车去拉车后的一个玩耍的小孩;有人说,官爷去拉小孩时,小孩已飞快地走开了。不管怎么说,他的初衷就是为了救小孩。人们不理解的是一个傻傻的怎么会不要命地去救一个小孩。

官爷出车祸后,公安交警没来得及送他去医院抢救,官爷在生命最后时刻,非常艰难地用微弱的声音告诉公安交警,想见姐姐,他没给姐姐丢脸……在场的人听后,无不潸然泪下。

官爷是为救小孩而失去了生命,有不少当官的参加了他的葬礼,送别的人们挤满了敬老院,人们都说官爷的葬礼比真当官的还要隆重热闹。

散文

# 世界虽冷,我们保持温热

何佳辉

小时候我们看山便是山,看海即是海,还总喜欢说梦想,总觉得世界之大,我们无所不能。

当成长悄然而至,我们才知道,现实不是那个样子的。当你睁眼回顾现实,事事都讲究门当户对,所谓的美好爱情掺杂了生活中太多的柴米油盐,会有处

理不完的婆媳关系,交不清的房租费,水电费,还有一眼望不尽的未来……

我想过无数次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会做自己梦寐以求的职业,会当一名简单的播音员,真的会让我的声音充斥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为此,我幻想了无数次,比对了无数次,而梦想就犹如遥远而又璀璨的星光,它那么美,又那么耀眼,可你却始终望尘莫及……因为世界上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出生自平凡的家庭,他们没有强大的背景,没有流动的人脉,有的是生活的琐碎以及数不尽的难堪……

小时候大人总会问你,以后长大赚钱想做什么?你说,想买大房子,要漂亮的车子,然后去很多地方旅游,长大后才知道手上有钱硬气是因为不会因为父母生病而交不起医药费,不会被每个月的水电费而急得焦头烂额,不会在旅游时看到一个可口

的桂花糕还要思量许久……这世间人来人往,每个人从降落到出生到归土逝世,一生所争的无非就是个“利”,钱字困扰了多少人,它可以一瞬间将你带回天堂,也可以一瞬间拉你入地狱,它就像一个人的心魔,一个如影随形的影子,可以让你善良,亦可以让你不择手段,而往往到最后我们却忘了当初来这人间是为了什么,只是后来长大慢慢被权利平衡利弊蒙了双眼,迷了心智,却忘了当初最真挚的那双懵懂清澈的眼睛,那个眸子里是对未来的渴望,对万物的好奇,对人生的期待……

我们终其一生不过都是一个平凡人,有思想,有感悟,有期待,也会有无可奈何……但只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这纷纷扰扰的世界里有一点属于自己的骄傲,自己的未来,阳光虽暖,但总有世间照不到的角落,但愿我们有苦有笑亦有善良,历尽千帆过尽,归来仍是少年……

记事本

# 烧钱包

谭昭峰

“祖娘老娘,你屋里的钱包包完了吗?”晒得黝黑的祖仁叔戴着草帽,右肩上挑着还散发着牛粪味的粪箕,左肩上荷着锄头。每当刚进入农历七月,经过我家禾坪的时候,他便会大声吆喝提醒。外婆往往淡定地说:“纸早就准备好啦,就等我细乃几回来包钱包。”

“七月半”是上古时代民间的祭祖节,称为“中元节”。道教有“三元说”:“天官上元赐福,地官中元赦罪,水官下元解厄”。据说中元之时,阎王会打开地狱之门,众鬼都要离开冥界,有主的鬼回家去,没主的就游荡人间,徘徊在各地找东西吃。做县至今保留着这一传统节日,俗称“接祖”。大户人家或是大户人家从七月初一便开始接祖了,每天中餐杀鸡宰羊,好酒好肉招待,俗称“吃血食”,一般情况的家庭是七月十五日前几天才接。

首祖是我的外婆,“老娘”是村里面对老年妇女的统称。祖娘老娘就是那个从小把我一把屎一把尿抱大的人。每当进入农历的七月,我们放学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帮着准备七月半要化的钱包。

偷偷地溜进外婆的房,掀开盖在盘箕上的那块黄布。一番黄纸赫然在中央。黄纸是本地生产的草纸,很粗糙,似乎只能用来造“钱”:既不能用来写字,笔一沾,水印就扩散了;也不实用,擦手擦嘴擦屁眼,擦得痒。然而外婆就是把它当做宝贝,生怕我们用脏手去拿,用菜刀切成A4纸大小,一摞一摞码整齐。

“打钱纸”是一个苦力活,这个活一般是照清舅舅的。“打钱纸”其实就是“造钱”过程。叠在下方的纸不能太厚,太厚打不穿;太薄,又不能提高工效。不厚不薄的,一番黄纸,放在砧板上,左手持着一个钱戳子,右手拿上一个铁锤。钱戳子是一种特别又简单的“制钱”工具,其实就是一条圆木棍下方套着一个铁片环一样的东西,按压在黄纸上方,然后重重地敲打,在纸上横落下一排排旧时铜板一样的痕迹。想打好钱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舅舅没什么文化,有的是蛮力,总是三五下除二就把钱纸打完了。但有时候,还得受到外婆的责备。比如,钱纸上从左到右或是从上至下数过来分别是代表金铜铁锡,最后一定要落到金。这样的一张钱纸上金印就会多一些,票面就会很值钱。如果下面落到了铁或锡,外婆会很不开兴,觉得贬值了。

打完钱纸之后,接下来就是要封装。撕钱纸是一个细致活。这一个环节通常由我们小孩子来完成。钱纸通过敲打之后,整版粘在一起,但必须得一张一张的再把它撕开来。轻轻地某一个角上吹一下,然后把这张纸掀开。不能用力气过猛,如果撕破撕碎了外婆也会不开兴的,说是浪费了钱。烧过去的钱若不是完整的,在阴间就不能通用。

外婆没读过书但她自学成才的那一种,她描的小楷,很工整,她画的八仙,栩栩如生,曾经被村里衣匠雇过工。我的书画基础,大致是从那时候开始打下的。有一次跟朋友展示书法,他们说你练过吧?怎么还会写毛笔呢?我说

我跟外婆从开始写钱包以来就是个愚笨。写钱包的活马虎不得,包钱纸的纸是另外一种黄纸,写错了就浪费了纸,况且写错称谓,名字或是地址,亡者就会收不到,所有的劳动就会付之一炬,外婆也会不高兴。至今我都记得,封面起笔是从右到左竖写,第一行写着:虔备财包一束。然后空格,写“中元”二字,再空格,写个“化”字。此时得要跳行,在第二竖行的最顶上写个“上”字。封面的中部上方,写一个整体的“显”字。如果是去世男性就写“显考某公xx老大人”,如果去世女性就写“显妣某母xx老孺人”,空格后再写上“受用”二字。然后是落款,最后在最左边写上赠包人的名字。

写钱包的时候外婆也是有私心的,给外公的包会封得厚一点、多封几个,她还曾经偷偷地给他远在另一个村的父母亲私下封个钱包,虽然她觉得这个钱包他们是收不到的,因为七月半的时候每个先人只能回自己的家,去不了别人的家,但外婆还是坚持了这一习惯。末了,还会特意写上几个钱包。譬如县城隆佑伯尊侯、本方值日三界火神、福主黄界尊王、土地尊神、护家梅山将士、灵孚老爷等等,不一而足,还有挑夫钱包,请人挑钱是要付脚力费的;无主的钱包,照顾村里的一些孤魂野鬼,同时也怕他们来抢钱。

七月十五日中午,是先祖们经过几天大吃大喝,结伴返回的时候了。这个中餐也是相当丰盛的,杀鸡、鸭的时候,外婆就会把钱包散开,放在盘箕里面,溅上一些血。这时候,万事俱备了,吃完中饭,村里鞭炮声就会四处响起,陆续地在送祖。外婆总是想着他们在家里多待一会儿,在桌上倒上茶水,奉上祭品,多与他们叙叙旧。到了下午三四点钟,舅舅就会说,时间不早了,该送他们了,不然天上他们又得摸黑路呢。这时外婆才会依着我们,开始往外撒钱包。在朝大路或者某个三岔路口,我们早早在地上架了一层干枯树枝或木条之类的东西,然后从半栏抱来晒干的稻草,厚厚地铺上一层。再把洒了鸡血的钱包均匀地铺在稻草上,再在钱包上面铺上一层稻草。基本工作完成了,这时候只等着外婆来点火了。

外婆这时候点上几柱香,分发给我们,让我们朝着钱包的方向敬拜。然后口中念念有词,无非是希望先祖们前来取钱、邀请他们明年再来,在阴间幸福的同时不要忘记保护子孙兴旺发达之话。在四角点上火,燃放鞭炮。此时,我们只能在远方观看,不能用棍子去翻搅或者撬动,一是怕惊扰了先祖们有序取钱,二是怕我们手重,把正在焚化的钱币弄坏了。直到所有的钱纸都烧完全。

如今,我的外婆、父亲、舅舅已相继离开人世。记得有年在写钱包时,我问外婆,为什么不写个包给我外公的爷爷呀,她说:“面都没见过,早记不起名字了。”

突然想起泰戈尔的那句诗:“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但鸟儿已飞过”。

随笔

# 趣说搭田埂

刘湘林

“秋老虎”炎威未减,天气还有点燥热。来到攸县东部山区,还有点微风送爽之感,举目四望,田野金黄,稻谷飘香,尤其田埂上一兜接一兜的黄豆,号称“八月黄”,叶绿荚满,透出诱人的风采,令人遐思,联想起这满坑满洼冷绕的田埂,还有那“搭田埂”的农活……搭田埂,是攸县话,也有那叫作田腰。这是苦力活,但意义不小。

春天,满田野的新田埂搭成了,一坵坵水田如网似鳞,那田埂,或弯曲,或笔直,如今寂静摆放姿势,编织着一幅幅水墨画的图景,那就真正预示着水稻插秧时节快来啦!

对农家来说,这似乎是无声的指令。在搭田埂之前,所有准备种水稻的田,不论是平坵的或山坵的田,必须挖除田岸杂草,斜边挖掉老田埂一半,接着犁翻初耙,特别准备田埂边足够均匀的泥巴;搭田埂后,十天半个月开始插秧,在此之前必须将田进行第二次犁耙。插秧时,新田埂初步硬化,田平如镜,担秧人、插秧人赤脚走在田界上面,脚下新泥虽仍柔,透出的清爽气息直抵心口。

这些蟠龙般蜿蜒在广袤田野上的田埂,那可是农村汉子们的杰作!在天公作美或晴或阴不落雨时候,也正适宜搭田埂农活。他们腰间系上“萝卜巾”,带上两把锄头,一为四齿锄头,又叫“四齿耙”,一为宽边板锄,又叫“板耙”,当然各有功用。“农夫荷锄语依依”,此时竟俨然如出征将士。

搭田埂者来到田边,先会察看一下田间存水量是否适当,因为搭田埂只需少量水,水太深影响田埂成形质量。其工序是,先用“四齿耙”把田泥一锄头一锄头搭在老田埂斜面上,搭成新田埂

形;

搭一段距离

后,又回过

头来,再用“四

齿耙”把成锥形田

埂,从上方、侧面一下连一下地抖动,使之达到密实并使表层有泥浆;然后,搭田埂者又检视,对不均匀凸起处,再次行使“四齿耙”功能,削匀纠正。最后,“板耙”的功能发挥,将新田埂上方、侧面溜光,攸县话叫“烫光”,这是搭田埂最末一道工序。经此工夫,新田埂展现靓丽风采,上面用“板耙”几次溜成留下的衔接处,竟似五线图谱上的几条线,那田野里动人的乐章,定会在这田埂上最先谱写。

当然,农友们费力费心搭成这新田埂,不仅是让田坵增添光彩,让人赏心悦目,更重要的是综合实用功能。首先是蓄水,新田埂把每坵田的水稳稳当当拦蓄,成为了秧苗成长的生命屏障;其次是方便人们往来田间,担秧插秧、中耕、施肥、治虫等农活;还有,就是在田埂上种“八月黄”黄豆子。在水稻秧苗插后不久,人们在田埂上种黄豆了,但见农家汉子,在田埂上挥动“生土耙头”,用耙背头在田埂上等距离砸打一个个小坑,紧跟其后的女子,则在每个小坑里种上豆子或豆苗。种豆子是在小坑里放几粒豆子,然后在上面

